接纳还是抵抗?

——读《遗落的南境》有感

◆木心

据说,在巴西热带雨林中,有一种古老的真菌。一只不幸的蚂蚁被其感染后,行动会被真菌释放出的化学物质所控制。倒霉的蚂蚁远离蚁群,再将真菌送到适宜繁衍的地方,最后惨死。即将死去的蚂蚁十分可怖,它疯狂撕咬能咬的任何东西,乃至最终僵硬、一动不动。随后,其头部会伸出细细的"传染钉",静候下一只经过的蚂蚁。

如果站在真菌的角度,其所作所为不过是生存的必要性。而对蚂蚁来说,无疑是遭遇了灭顶之灾。看待问题不同的角度,却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而《遗落的南境》就是对此的探讨。看似是一部悬疑科幻小说,其内核贯穿了一条主线:如果把外星生命看作真菌,把蚂蚁类比为人类,当外星生命造访地球,人类该接纳还是抵抗,人类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遗落的南境》包括《湮灭》《当权者》《接纳》3部曲,围绕一个神秘的X区域而展开情节。X区域沿海而生,属于禁忌之地。凡是进去的勘探队,都进入了死神的领域一般,要么无人生还,要么集体患癌而死。南境局负责调查这一事件,而迄今为止,派出11支队伍,都毫无下文。故事便从第12支队伍的出发推进。

第12支队伍全由女性构成,一个生物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人类学家和一个勘探员。故事以生物学家的眼光来展开,文字描写理性和细腻。正如女生物家的人设属性一样,她对X区域观察入微,一片草、一朵花、一只奔跑的鹿、一片密林,似乎生机勃勃,却又诡异无比。"在黄昏时分,会有一种强烈而低沉的鸣咽声。海面吹来的风和内陆诡异的沉寂钝化了我们辨别方向的能力,因此那声音仿佛渗入黑沉沉的积水。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脸,水面纹丝不动仿佛玻璃一样精致,映照出柏树上密密涔涔集结成珠状的灰色苔藓。"

再比如"海底巨兽永无休止地缓缓移动,像潜水艇,像钟形的兰花,像宽阔的船体,安静无声。巨硕的体型意味着强劲的力量,即使在如此高的地方,他也能感受到它们经过时所产生的扰动。他久久地注视着这些移动的身影,聆听阵阵回音里的低语声……"这样的文字潮湿得像沼泽地的水草,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似乎一不小心,读者就跌入到X区域,双脚侵泡在冰冷的水里。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神秘的X区域似乎掀开神秘的面纱,而人类获取的信息又只是冰山一角。每个探险成员都在这一区域里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无论南境局的人如何绞尽脑汁,X区域始终不为所动,它的边界持续扩张,根本不随人类意志转移。只是,X区域内的生命律动不断加强,在看不见的角落,生命的革命正在吞噬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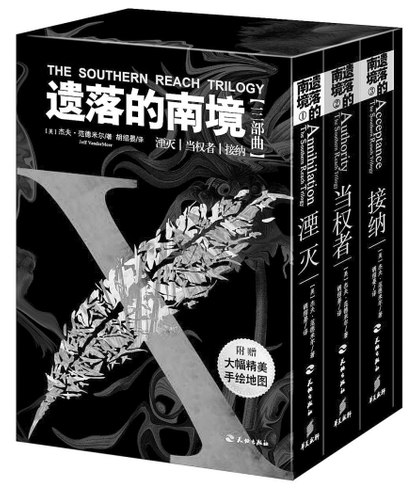
怪兽、灯塔、黑夜中的叹息,在生物学家眼中,何尝不是一种美?幼年时,因为家庭因素,她习惯放慢脚步,让自己融入生态环境。她认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值得花许久时间来观察。对比城市生态被一点点蚕食,X区域迸发出完整而勃勃的生机,反倒让生物学家体察到久违的乐趣。X区域到底亦正亦邪?是好是坏?谁又说得清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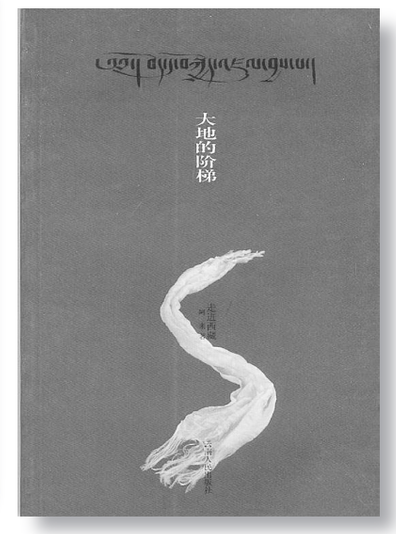
带着自省,唯有生物学家一步步接近部分真相。在此后的结局中,她变成了一种古老而巨大的海洋生物,浑身长满眼睛。在诞生了生命的海洋中自由穿梭,她最终选择融入X区域,也被X区域接纳。作者杰夫·范德米尔赋予了生物学家圆满的结局,算是达成了她渴望融于自然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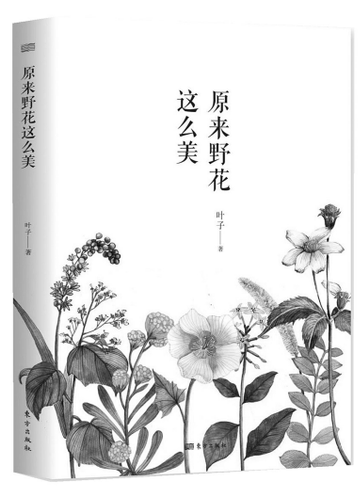
X区域之所以被人们惧怕,原因之一在于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恐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态度,接纳还是抵抗?正如霍金总对探索外星人持悲观态度,他曾警告"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那么其后果将非常类似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那对于当时的美洲土著居民而言可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不止一次提醒人类不要在太空中传播人类文明的信息,正是担心一旦被地外文明捕捉,也许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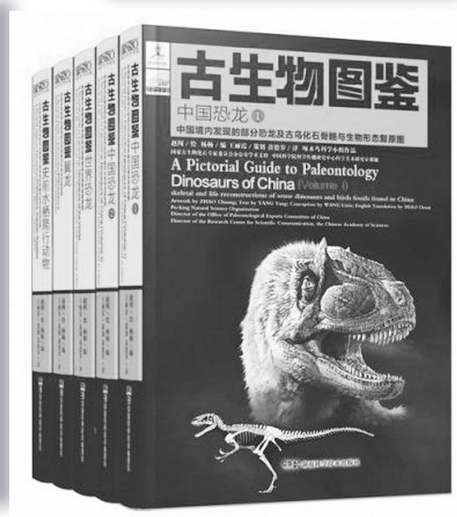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生态角度说,地球上完整的生态链条历经物种经成百上千年的竞争、排斥、适应和互助,才形成了现在相互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密切关系。一个外来物种引入后,有可能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在系统之外;也有可能因新的环境中没有相抗衡或制约它的生物,成为推倒多米洛骨牌的入侵者,最终改变或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当然,硬币也有两面性。X区域原始又宝贵的自然生态,与被人类行为污染得遍体鳞伤的苍白世界相比,又显得那么可贵。仿佛按下重启键,生命形式又重头开始,一切都是如此纯洁。也许,作者杰夫·范德米尔也想借X区域警诫我们,珍惜和保护所拥有的一切,别等到地球按下重启键,才后悔一切已经太迟。









大地匍匐

——读《大地的阶梯》有感

◆常笑

"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会想到这个阶梯的比喻",这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作者阿来,凭借一部《尘埃落定》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藏族的血脉给了他血性的笔触和质朴的思考。

若你也向往西藏,我更推荐这一本《大地的阶梯》,一本我反复翻看、笔记细细麻麻列满纸张的散文,一部集自然、民俗、地理、私欲于一体的嘉绒咏叹,没有惺惺作态,有的全部是热血的情绪表达。

"嘉绒"意为靠近汉地的农耕区,在本书中所着墨描写的区域,大地的阶梯连接着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作者在上下的匍匐中,探究历史中那些被摧毁的细节、被淹没的性格、被篡改的名字。在这里,低海拔的小桥流水最终抬升为世界最高处的旷野长风,阿来不止一次的启程、徒步,走在一声叹息俯冲进海洋的山丘中,走在荒凉、饱受自然深重蹂躏的大渡河岸。

他写宗教,写东方天际的神山,从比卢遮那写到阿旺扎巴,写"宗教从诞生之初,便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他相信宗教本身就属于轻盈的灵魂,但亦带着信教徒的卑敬与智慧去反思:"宗教每年都会以非常崇高的名义提供给麻木的公众一出有关生死、人与非人的闹剧。"

他写故乡,总带有泣血的悲情。只要离开,故乡就会变成一个遥远而疼痛的符号,它似乎很难变得更好:要么总是在衰老,要么记忆的角落都面目全非。他期待着过去能够"一下子站在眼前",所以他去搜索,去寻找。当他找到的时候,他的文字变得那般温柔:"这是我走过无数嘉绒村庄中的一个,当我走出一段时,村庄在明亮的阳光里躲在核桃树荫下,像一个老人睡着了一般。岁月已经是很老很老了。"

读到此,他思念的,畅想的,日日醉酒时扼腕、酒醒时祝祷的时代,因着村民整齐的传统藏服而到来,那山神巡礼,风马齐扬,山椒油茶大碗酒的日子,也来到眼前。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定是春暖花开,在某一座雪山下有一个蔚蓝的海子。海子边上有一些巨大的冰川碛石,碛石之间是柔软的青青草地。作者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坐在那里,从雕版上拓印风马,并随风播撒。

他写历史,一幕谢了,另一幕又重新拉开,强光照耀之初,是种种新鲜的布景。汉藏夹杂的语言和词汇吐露出含混而浊重的味道,对作者来说,那是历史用特别的方式在藏区土地上演进时留下的特殊脚迹。我们习以为常的唇齿交谈间,历史正在发生。历史亦发生在金戈铁马的战事中,阿来敬仰军事领袖盘热将军,却也写道"无论在任何时候,那种高峻处强大的君临者都是暂时的,无法永恒,只有那些台地上的土地、村庄与人民才是真正久远的存在。最强大,也最脆弱;最平凡,才最持久。"我遥想着盘热将军登上城墙,视野所及皆是他的领地,四面八方的风都臣服在他的藏袍下。可手里的日子仍然不过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逃不出自己的爱恨情仇。

他写自然,更用尽全身的力气,不保留好恶,咬牙切齿。当他路过大渡河,眼见满目疮痍的河岸和丑陋挣扎的仙人掌林,他对深山里被伐倒的巨树尸体痛心疾首:"这些大树,在各自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成长了千百年,吞云吐雾了千百年,为这条大河长清长流碧绿了几百年,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荣枯了几百年,但现在,他们呻吟着倒下。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隐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类的金戈铁马缠斗不止。人类的伤口那么多,累累岩石是,城市边缘的废墟也是,干涸的水道是,横流的污水也是,但愿伤口能愈合,伤疤会平复,肌肤可再生。

阿来大概还会上路,毕竟他的文字都是在路上磨砺出来的,在那样深刻尖锐的句子里,我看见一个藏族汉子眼底心里的家乡。那里有着独特的历史演进,苍老的自然风貌,兼具草原的率性和山林的坚韧。那里曾经茹毛饮血流传着野人的传说,那里的人尊敬每一座山,宗教带来黑夜都无法遮蔽的光明,那里支离破碎的河岸依然残存着碧绿的生命力,那里还生活着充满希望的青年群体,默然又坚强。那里的每一个符号都吸引着我,呼唤着我。

我大概会很快上路,带着这本书去经历和寻踪,那大概是一段又寂寞又充实的旅程,朝圣一般,正像作者所说:走上一生一世,双脚和内心都不会感到绝望和疲倦。

满卷书香

大自然的善意和思考

日常中的自然之美

——读《原来野花这么美》有感

◆王瑞芳

读懂身边的植物

这本书的作者是叶子,一位台湾知名博物写作者,常年拍摄、书写植物,用心记录身边的一花一木。这本书所写其实不仅是台湾野花,它们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

比如书中写到杜虹花的味道。马鞭草科植物的叶片都有种味道,这种味道非"香"即"臭",香臭的界线则因人而异。我们所喝的马鞭草花草茶,在法国、西班牙等地,是最受喜爱的花草茶之一,因此也被誉为花草茶中的女王。杜虹花虽然没有马鞭草名气大,但台湾南部原住民会取其具有辛辣味的树皮,与槟榔一起嚼食;叶片搓揉过后会有独特的味道,阿美族在祭祀庆典中会用来提神醒脑,一般情况下取其根部作为药材使用。

也许你没有见过杜虹花,不过马鞭草在大陆也是随处可见的,那我们有多少人去关注过它的"香"或者"臭"呢?

看到此处后,不由地想到了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曾带着孩子在野外看见一种不认识的植物,于是乎,我们摘下了这种植物的浆果,用两个指头捏破几枚浆果。破碎的浆果散发出了一种超级刺激的味道,一股鸡屎味,让我和孩子深刻地记住了这种植物,它就是传说中的鸡屎藤。

让野花来讲故事

《原来野花这么美》,会让你认识并了解到57种野花的故事。

早期的台湾人,用桔梗兰作为编织材料,将龙船花当作端午节的头饰,生活中的布饰则以大青蓝染,有小病痛时服用台湾款冬,用蕲艾驱邪避害……

比如说大叶仙茅,它可是达悟族人的天然法宝。大叶仙茅在台湾全岛低海拔及离岛兰屿皆可见到。据说在兰屿岛上,大叶仙茅是当地应用最广的植物,如达悟族人在做好的陶瓮即将晾干时,会把陶瓮用海芋(台湾地区称姑婆芋)的叶子包住,再用大叶仙茅叶片缠绕而成的绳索绑住壶口以防止变形。此外,在烹煮番薯的时候把叶片铺在最上层用以增加香气。

台湾传统地名的由来,与自然实体有关的特别多。在华龙村,当地居民认为"船仔窝"地名的由来,是因为昔日该地满山遍野都是大叶仙茅(台湾地区称作"船仔草")。据当地耆老说,客家先民移垦鹿寮坑之初,大多没受过良好教育,对于当地草木自然不知其名。因为大叶仙茅的形状像一条小船,所以客家人称之为船仔草。

再比如说,被称为"台湾砂糖椰子"的鱼骨葵,它的故事更耐人寻味。鱼骨葵与台湾先住民文化关系相当密切。传说矮人语言与赛夏族人一样,矮人教会了赛夏族人耕种技术及歌谣。然而矮人男性好女色,常欺负赛夏族女子,引发赛夏族男子的愤怒。于是赛夏族男人将矮人回家途中爬上去休息的山枇杷树锯断一半,并以泥巴覆盖遮掩。当矮人回家路过此树时,除了两个老人外,其他矮人都爬上此树坠入溪谷溺亡。生还的两个矮人就边撕鱼骨葵叶子边诅咒赛夏族人,然后离去。这件事之后,赛夏族的作物年年歉收,族人认为是矮灵作祟,于是开始举行矮灵祭以乞求矮灵的原谅,而鱼骨葵就是祭典中不可或缺的植物。

如果留心总会有"艳遇"

3年前的4月份,带着孩子去北京昌平的虎峪自然风景区游玩。走进山谷,猛一抬头,我一下子被震撼到了。整面的石壁上全身粉红色,照亮了这个北方还尚处于枯黄的春天。这就是传说中的独根草,这是中国的特有种呀。

这样的"艳遇"着实让我们激动,现在想起来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在书中,作者记录的这些野花也有很多都是不经意的"艳遇"。

作者就在一次不经意中"艳遇"到了国宝级的全寄生植物——多鳞帽蕊草。全寄生植物全株几乎不具有叶绿素,完全寄生在其他植物上。在中国台湾,全寄生植物包含桑寄生科、蛇菰科、列当科等约35类植物。寄生植物有个共同特征是叶子均退化成细小鳞片状,同时以吸器穿透寄主植物的保护层,掠夺其养分和水分。

帽蕊草属在分类上归为大花草科,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知的帽蕊草仅有两种,包含两三个变种及美洲帽蕊草。在台湾,多鳞帽蕊草在IUCN物种保护评估表上被列为严重濒临灭绝的特有种植物。

在桃园县复兴乡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作者就"艳遇"到了这种植物,这让作者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让昔日巨兽在书中"复活"

——读《古生物图鉴》有感

◆尹超

让已经灭绝的昔日巨兽复活?或许那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曾经风靡全球的大片《侏罗纪公园》中,科学家们通过提取琥珀中蚊子体内残留的恐龙血液获得恐龙DNA,进而复制了恐龙,从而引发了小岛上的人龙大战。亦或许是博物馆展厅中的复原场景——那些用电脑控制的恐龙摇头摆尾,发出吼叫声。

然而,你是否真正考究过这些"复活"手段是否真的科学呢?至少《侏罗纪公园》中复活恐龙的手段永远只是一个科学幻想,最后一批非鸟恐龙在6600万年前告别了这个星球。那些在博物馆展厅中摇头摆尾的机器恐龙身上虽然附上了一些科学的密码,也只是停留在几十年前对恐龙的认识。那么真实的恐龙到底是什么样子?翻开这套《古生物图鉴》,答案就在书上。

《古生物图鉴》是科学画家赵闯和科学童话作家杨杨打造的精品力作。当你看到这些包括恐龙、各种海生爬行动物和翼龙的新肖像时,你或许会产生更大的疑惑——恐龙是这个样子吗?恐龙的颜色有这么鲜艳吗?这会不会是被艺术化的恐龙呢?要解开这些疑惑,我们就要看看赵闯是怎样复原恐龙的。

复原恐龙不可能像齐白石描绘昆虫那样,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老道的绘画手法将虫的每个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不可能像工笔画描摹人物肖像那样传神,因为没有活着的恐龙供我们描摹。这就需要背后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和尽可能多的科学密码为画家提供素材。

绘画创作的第一步是骨骼复原。就像是盖房子之前要搭架子一样,骨骼的形态控制着恐龙的体态和它可能的姿态。如果有科学家们清洗组装好的化石,这一步就会比较容易。为了创作出科学生动的恐龙形象,赵闯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去博物馆和科研院所观察和描摹,并且得到专家指导。

第二步是肌肉复原,难度就增进了一步。需要绘画者熟悉古生物的肌肉结构,而古生物的肌肉结构多是参照今天相似动物的肌肉结构复原的。正所谓今天是打开过去的一把钥匙,"将今论古"的原理支撑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一路走来的根本方法,它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看看过去的地球面貌和远古生命的样子。

第三步皮肤还原,包括古生物体表颜色、毛发、花纹等,这些需要追踪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3年,中美科学家对赫氏近鸟龙(1.6亿前的一种带羽毛恐龙)羽毛中黑素体大小、长度、形状进行测量和统计,同时还从现代鸟类的不同颜色羽毛中提取样品,对黑色素体的不同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确定近鸟龙全身所有羽毛的颜色。

这也为赵闯的复原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如果此方面信息缺乏,则需要参照现生的爬行类和鸟类,并展开合理的想象。用赵闯自己的话说,当完成这些恐龙复原后,自己也快成为半个古生物学家了。

五本精美的铜版纸彩页书籍中,319种恐龙、同时代爬行动物的骨骼及科学复原的肖像,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在公众眼前,可以说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让昔日巨兽真正在书中复活了。在恐龙成为孩子们最爱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用科学的手段给孩子们展示恐龙,讲恐龙时代的故事,让孩子们从中找到更多的乐趣。就像古生物学家徐星说的那样:"研究恐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许大部分恐龙迷不会像我一样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但是恐龙带给他们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的乐趣,将使他们受益终身。"